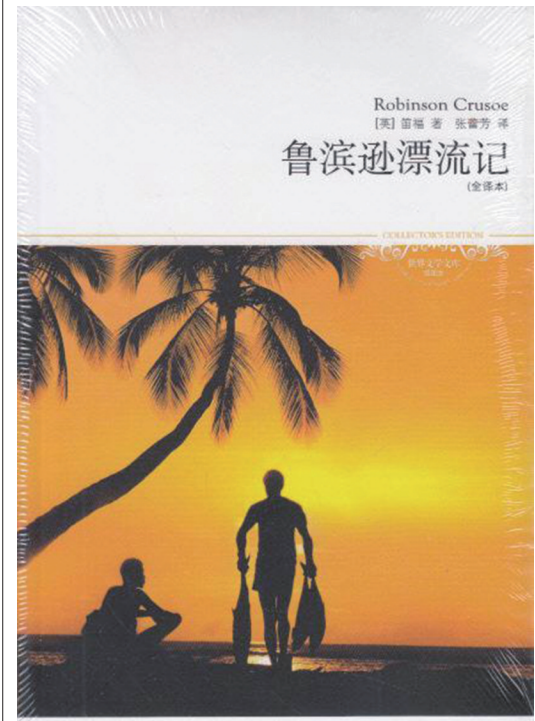


与子聊书

潘 健

这本书，女孩也要读



孩子，还记得小学六年级的那篇课文《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》吗？从这篇课文里，我们知道了鲁滨逊这个人。他遭遇海难，被海浪卷到一个小岛上，一个人在荒岛生活了28年。这期间——

“他做了一只木筏，把沉船上的食物、制帆篷的布、枪支、弹药、淡水、酒、衣服、工具等一一送到岛上。他用帆布搭起帐篷，作为栖身之处，并将船上运来的东西藏在这里，靠船上剩下的食物生活。后来，鲁滨逊开始在岛上种植大麦和水稻。他学会了制作粗糙的面包。他捕捉

乱弹水浒之十三

陈学文

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后，对待董超和薛霸就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对待林冲像春天般温暖，一路护送去河北沧州。眼看离沧州只有70多里地，且前面已经没有偏僻荒蛮之所在，鲁智深决定与林冲分手。

鲁智深取出二十两银子与林冲，把二两银子与两个公人，但终究还是不放心，于是鲁大侠抡起禅杖，把身边一棵松树砍折，以此警告两个公人不得再生歹意，然后慨然离去。

鲁智深看似粗鲁，对两个公人十分凶恶，其实粗中有细，他把二两银子给两个公人，是作为照顾林冲的盘缠。鲁智深一手硬一手软，考虑得很周密。

鲁智深行侠仗义，对结拜兄弟林冲可谓仁至义尽，然而鲁智深走后，林冲说了一句很不应该说的话。当两个公人说了句：“好个莽和尚，一下打折了一棵树。”林冲道：“这个直得甚么？相国寺一株柳树，连根也拔将出来。”

林冲说这话，只是舌头打个滚，但后果很严重。真要上纲上线，他这是把救命恩人鲁智深卖了！

为什么这么说？

董超和薛霸收受了贿赂，按照高俅的暗中指示，准备在押解的路上结果了林冲性命，他们选择的地点是野猪林。顾名思义，野猪林是野猪等野兽出没的地方，是一片十分危险的原始森林，有诗为证：“枯蔓层层如雨脚，乔枝郁郁似云头。不知天日何年照，惟有冤魂不断愁。”野兽固然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那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家伙。“但有些冤仇的，使用些钱与公人，带到这

并驯养山羊作为肉食的来源，又养了一只鹦鹉作伴。他还做了家具，摆在他所住的山洞里。”

这则荒岛求生的故事流传甚广，“鲁滨逊”这三个字已成为西方人冒险精神的象征。可惜我的学生时代没有遇见这本书。一旦错过阅读年龄，可能终身难以弥补。如果那时读到此书，我的内心会掀起多大的风暴？

首先，我会无比向往这样的生活。青春期的孩子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会渴望冲破樊笼，成长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。鲁滨逊从小脑中就装满远游的幻想，宁愿放弃平和、富贵的生活而浪迹天涯。当命运把他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，他几乎一无所有，随身只带着一把小刀、一个烟斗。面对复杂险恶的环境，怀有求生的本能，他便是把自身的能量都激发出来了。这种对个人力量的彰显，一定让少年时代的我迷恋不已。

在向往之余，我还要感谢阅读。它让我体会到另一种人生，感受到生活的滋味。而这样的人，是现实中缺乏的。现实中只有课本与作业，只有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。读书不一定让我变得更好，但起码让我体会到别样的经验，将别人的经验嫁接在我身上，在不断阅读中感受丰富的人生。

其次，我懂得了学习实践的重要性。这里的学习，不是课内的书本学习，而是课外的生活经验。鲁滨逊之所以能生存下来，跟他善于学习有很大关系。他醒来后，凭借丰富的水手经验将重要的物资从大船上转移到小岛上来，比如弹药与工具。他对环境有敏锐的认识，每次都深思

林冲出卖鲁智深了吗？

陈学文

里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。”

董超和薛霸如果在野猪林得手，结果了林冲性命，回去只要向官府说一声“林冲在野猪林被野兽吃了”，根本不会有人追究，他们收受的钱也就拿得稳当了。不料来了个花和尚，把林冲救了，他们如何交差？所以在酒店里，他们向鲁智深套近乎：“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里住持？”智深笑道：“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？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酒家？别人怕他，俺不怕他。酒家若撞着那厮，教他吃三百禅杖。”

鲁智深回到相国寺，立即遭到高俅等人的报复，先是吩咐寺里长老不许鲁智深挂搭，后又差人来捉拿鲁智深。幸亏那伙泼皮报信，鲁智深才得以逃脱。

可以说，林冲的一句话，害得鲁智深连和尚也做不成，只得亡命江湖，还差点被孙二娘害了性命，做成人肉包子。

那么，林冲是真的把鲁智深给出卖了么？

其实仔细分析，林冲出卖鲁智深这个结论很难成立。

其一，在鲁智深离开林冲之前，两个公人就基本上猜到了鲁智深的身份。水浒传第九回：

二人暗商量：“我们被这和和尚监押定了，明日回去，高太尉必然奈何俺。”薛霸道：“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廨宇新来了个僧人，唤做鲁智深，想来必是他。回去实说：俺要在野猪林结果他，被这和和尚救了，一路护送到沧州，因此下手不得。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，着陆谦自去寻这和和尚便了。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干净。”董超道：“也说的是。”

熟虑，事后都会化险为夷。

接下来，我看到他有些笨拙却无限耐心地地建造所、做家具、造木船、种庄稼、搞养殖、烧陶罐、烤面包——从中可以看出鲁滨逊渊博的知识，并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来。书中有两个细节可以证明：一是他在林子里发现了以前在巴西见过的“铁树”，非常坚硬，他将它做成了铲子，这个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；二是他小时候喜欢在藤器店时看人家编藤器，有时也上前搭一下手。他学会了这门技术，在荒岛上会编篮子——用它们装稻谷、麦粒。

自始至终，我发现鲁滨逊是一个热情的实践者。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只要把一件事想得很多，很透彻，就会一鼓作气地干下去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”环境是非常不利的，但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优势，不断地琢磨与改进自身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。小岛就是一座练习场，他在积极练习中发展创造力，建立王国，重建文明。

电影《荒岛余生》讲了一个现代鲁滨逊的故事。汤姆·汉克斯演的美国联邦快递员，在一场飞机失事中，被困在一座小岛上。他历经万千磨难重回现代社会，在一次聚会后，他拿起打火机，点着，熄灭，点着，熄灭；回到房间，开灯，关灯，开灯，关灯——反反复复放大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感觉。

如今，我们很轻易地生存下来，每一天都享受着文明的支撑。有人提到，假如有一天，这个文明弃我而去，我到底能不能活下来？显然，鲁滨逊的故事给人慰藉——他会打猎、种植、养殖，解决了食的问题；他造房子，做家具，解决了住的问题；他用兽皮做帽子，做雨伞，做皮衣皮裤，解决了衣的问题。

正如罗兰·巴特说，如果所有学科都被查禁了，仅仅是一本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我们就可以重建人类所有的文明。

最后，我明白了信念的力量。漫长的时间里，他没有同伴，无法排遣孤独，内心一直处于焦灼、恐惧甚至绝望之中——“一想到自己陷在森林、山脉、荒沙之中，被囚禁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间，被抛在荒无人烟的野地，我感到如同五雷轰顶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像孩子似的，绞着双手，痛哭流涕。”

与此同时，我也看到他在不断自我安慰，发挥理智的作用。他先列出自己的劣势与优势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——不管情况多么糟糕，只要比较一下环境的优劣势，总能找到聊以自慰的东西。于是，他开始着手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，让自己过得舒适自在一些。

最怕的是面对内心的孤独。影片《荒岛余生》中，主人公那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贯穿始终。在荒岛上，他将一个排球命名为“威尔森”，与它说话，述说心事，成为他强大的精神支柱。鲁滨逊呢，他教鹦鹉说话，与猫狗作伴，驯养山羊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精神的寄托。

令我想不到的是，鲁滨逊坚持阅读与写日记。在日日祈祷与反思中，他坚定内心的信仰，获得心灵的宁静。

“我经常怀着感激之心坐下来吃饭，敬佩上帝的好生之德，因为他竟在荒野中赐以我丰富的饮食。我已经懂得去注意我的处境中的光明的一面，少去注意它的黑暗的一面；多去想到我所享受的，少去想到我所缺缺乏的。这种态度有时使我心里感到一种衷心的安慰，简直无法用言语表白。”

自我沉思，写日记，与内心对话，鲁滨逊也越来越坚定，没有停止对环境的探索，没有停止精神的成长，最终在逼仄中获得了生命的大自由。

这本书，女孩子也要读哟。唉，如果我在中学时代读到，该有多好啊。

鲁智深问道：“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，



在影山头先民离开兴化湖滩的1000多年后，距今4000多年前，在林湖境内一片地势低洼的芦苇滩上，曾经又聚居着一群先民，他们在此刀耕火种、繁衍生息。然而，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次大海浸，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徙，甚至消亡。

那次巨大的灾难，最终将这片芦苇滩上的部落遗址，连同一个巨大的秘密推入了历史的迷雾之中。

通过对遗址的研究发现，南荡文化没有本土渊源，无论是器物的材质、纹饰，还是造型，均与河南王油坊类型的龙山文化十分接近。

南荡遗址位于兴化市林湖乡戴家舍村南约2.5公里，西北距兴化城约10公里，其东临渭水河，北有梓辛河，西北望得胜湖，南有小横子、大横子、九里港等岔河，海拔高度0.4—0.6米。

该遗址冬春季露出水面，夏秋季没于水下，为终年生长芦苇的湖荡沼泽。这一带属里下河平原中部，平均海拔1米左右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不尽相同，有的地方没有文化层；有的地方文化层很薄，仅5厘米至10厘米；有的地方稍厚，且有文化遗迹。

芦苇荡中发现了古遗址？四千年前这里确有人住过

这里的水清而纯，清晰可见鱼虾浮游；苇深似海，可闻芦花阵阵飘香。这里就是林湖乡戴家舍村南的一片原生态芦苇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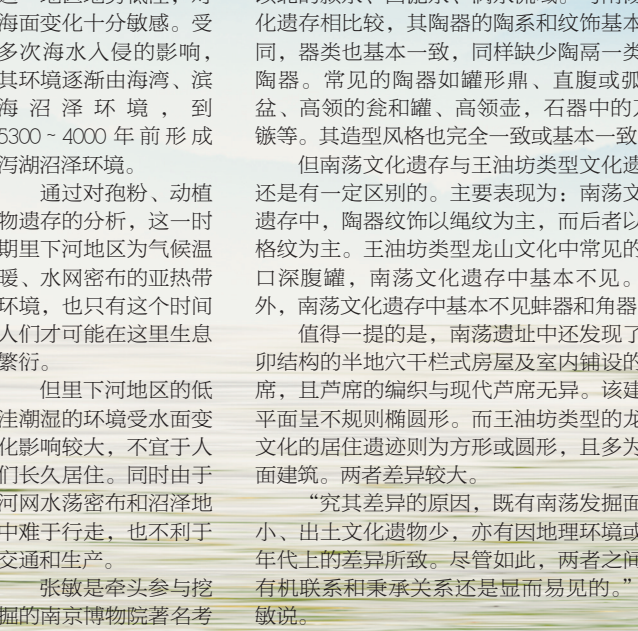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南荡，烟波浩淼，蒹葭苍苍，水面上不时可见船家荡一叶扁舟，远处农家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让人感觉仿佛这里四千年以来从未改变过。

然而，1989年的一天，这里沉寂了数千年的宁静无意中被打破了。

那一年，戴家舍村为了改湖荡为农田，决定在南荡中部开一条河道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热火朝天的工地上，村民的铁锹、锄头下不时地挖到许多鹿角、动物骨骼和陶片。随着发掘的深入，村民挖出的“宝贝”越来越多。

1991年，时任乡通讯员的吴斌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的一篇报道，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。

此后，兴化市博物馆、南京博物院、扬州



张敏是牵头参与挖掘的南京博物院著名考

古专家之一，他在考古报告中这样写道：在南荡2万多平方米的范围之内，浅薄的文化层呈小片零星分布，说明了南荡文化遗存在形成中不断挪移。最终由于环境的原因，尤其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那次大海浸，导致了其迁徙或者消亡。

“基于以上分析，可以认为南荡文化遗存不是在里下河地区土生土长的，而是一种文化迁徙。同时，种种迹象也表明，南荡文化遗存形成的时间不长，应为临时性遗址。”

他认为，考虑到南荡遗址出土的木头标本在采集前曾受到芦根等植物的污染，以及年代测定的误差；同时考虑龙山时代末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的那次大海浸，里下河地区应首当其冲。因而南荡文化遗存的年代，其上限不会超过公元前2200年，下限也不会晚于公元前2000年，对其年代应定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为宜。

与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？是诸多古遗址的一个特例

专家认为，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平原的南荡遗址，是诸多古文化遗址中的一个特例。

但和其他遗址一样，当初的南荡芦苇滩上，植被纵横，水草茂密，非常利于捕捞、采集、狩猎、家畜饲养和“作耕而陶”。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孕育了南荡地区的古文化。

2002年，南荡古文化遗址被列为“江苏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南荡先民是从哪里来的？并非里下河地区土生土长

今天，当人们站在南荡遗址前悠然怀古的时候，不由发出这样的疑问：这批南荡先民，客从何来，又去向哪里了呢？

据“碳-14”测定，南荡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—2000年的龙山时代末至夏初的新石器文化晚期。这个时期是中国古史传说的华夏文明曙光升起的英雄时期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化、大改组和大动荡的时期。

南荡遗址正是这个时期距离海岸线不远的湖荡沼泽遗址。

考古专家认为，里下河平原东临黄海，最初为海湾，由于淮河与长江冲积而成的三角洲逐渐扩大，最终相连形成了滨海平原。这一地区地势低洼，对海面变化十分敏感。受多次海水入侵的影响，其环境逐渐由海湾、滨海沼泽环境，到5300—4000年前形成泻湖沼泽环境。

通过对孢粉、动植物遗存的分析，这一时期里下河地区为气候温暖、水网密布的亚热带环境，也只有这个时间人们才可能在这里生息繁衍。

但里下河地区的低洼潮湿的环境受海面变化影响较大，不宜于人们长久居住。同时由于河网水荡密布和沼泽地中难于行走，也不利于交通和生产。

张敏是牵头参与挖掘的南京博物院著名考

他们最终去了哪里？迁向江南的宁镇丘陵地区

点将台文化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宁镇丘陵地区，与南荡文化遗存相比较，期间也有很多共性。

例如：陶器纹饰上两者都有绳纹、篮纹、方格纹和梯格纹，而梯格纹在点将台文化发展到早期湖熟文化时，则成为宁镇地区最具特色的一种陶器纹饰。

点将台文化的陶器可分为三组。甲组陶器来源于宁镇地区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；丙组陶器含岳石文化因素；而乙组陶器的来源显然是南荡文化遗存，其陶鼎、高领瓮、高领钵、高柄豆以及石簋、钵等，与南荡文化遗存中的同类器物极其相似，两者之间必然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和继承关系。

但两者在陶器的变化上也同样存在一些差异，例如：南荡文化遗存中的篮纹多作竖篮纹和斜篮纹，而点将台文化中已经变为横篮纹；另有纹饰如大罐纹等，也不见于南荡文化遗存。

专家们认为，准确地讲，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是南荡文化遗存的源，点将台文化则是南荡文化遗存的流。

点将台文化的乙组陶器来源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，这早已经被认识。而江淮之间的南荡文化遗存，则可视为王油坊龙山文化从淮河以北迁徙到长江以南的“中桥”“驿站”。

若与王油坊类型的龙山文化和点将台文化比较，南荡文化遗存应晚于前者、早于后者。专家一致认为，南荡遗址来源于河南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，去向是江南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。

南荡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古史传说和中原部落南迁的轨迹有重要意义

这表明江淮东部从较早的时候起，就已经成为南北文化迁徙交融的交汇点。一些考古学家认为，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可能有虞氏部落所创造的物质文化，进入夏代时，这一文化在豫东地区突然消失，却出现在宁镇地区。

兴化南荡古文化遗址的发现，恰巧表明了这次文化迁徙的历程和轨迹，代表了一种跨地域式文化迁徙的模式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自豪地认定：南荡文化遗址是古代先民跨地域迁徙路上文化交流的要冲，更是中华远古文化融合史上的一个凝固点和一座光辉的里程碑。

南荡遗址的发现，尤其是其文化层普遍低于现代海平面，这对研究南海海岸线的变迁、海平面的变化和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，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资料。

不仅如此，作为一处临时性居住遗址，南荡文化遗存的特征揭示了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迁徙轨迹。

南荡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在龙山时代末至夏初。这一时期正是建立华夏文明文明的时期。在考古学文化上动态的反映也是错综复杂的，既有文化的继承也有文化的断层；既有文化的碰撞，也有文化的迁徙。

因而，南荡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这一跨地域式文化迁徙，对于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、勾吴文化的发端，以及今兴化境内人类活动的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。